

現代青海方言与元代汉儿言语是否存在同源关系？： 以“呵”、“有”为线索的考察

川澄，哲也
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

<https://doi.org/10.15017/7172712>

出版情報：言語文化論究. 52, pp.67-74, 2024-03-15.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, Kyushu University
バージョン：
権利関係：



现代青海方言与元代汉儿言语是否存在同源关系？*

——以“呵”、“有”为线索的考察——

川 澄 哲 也

现代青海方言与元代汉儿言语¹都是在多民族混居、多语言并存的环境中使用的汉语变体，两者具有一些相似的语言特征²。有一些研究认为，这两种汉语变体之所以如此相似，是因为它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具有同源性。其中，最被广泛引用的是著名汉语史学家江蓝生的以下见解：

“真正能集中反映‘漢兒言語’遺風流緒的是甘肅、青海、寧夏、陝西、新疆等西北地區的漢語方言。把古代‘漢兒言語’跟西北地區方言語法的描寫資料相比較，能夠清楚地看出二者之間的血緣關係，我們完全可以說：西北方言就是‘漢兒言語’的活化石”（江 2009: 539）。

本研究将对刘（1991）等所提“‘呵’字同源说”（详见第1节）及贾（2015）所提“‘有’字同源说”（详见第4节）进行讨论，并以这些讨论为线索，就两种汉语变体的同源关系作一简要考察。

—³

刘勋宁先生在1991年的《青海西宁话表示假设的语气词[.xɔ]与近代白话的“呵”》一文中提出，同样是用在从句末尾，表示假设的青海西宁方言“[xɔ]”和元代汉儿言语的“呵”存在着同源关系⁴：

“近代白话中的这些‘呵’与青海西宁话的[.xɔ]，不论是句法位置还是语法意义都是一致的。这些一看便知，无须赘论。需要论证的只是它们的音韵关系”（刘 1991: 373）；
“它（即西宁方言的[xɔ]—引者注）的本字是近代白话的‘呵’字无疑”（刘 1991: 375）。

之后，都（1998）、余（1999）、李他（2009）、王（2012）等研究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：

- “青海方言中（中略）的特殊虚词‘呵’是继承近代汉语北方官话而来”（都 1998: 103）。
- “‘呵’的用法至今尚保留在受蒙藏语 OV 型宾动语序影响的西北方言”（余 1999: 41）。
- “‘呵’字最终没能在明代正统汉语里立住足，却仍能在今天的西北等地方言里见到它的身影”（李他 2009: 204）。
- “西宁方言表示假设的‘呵’显然和元代汉语的‘呵’是有渊源的”（王 2012: 475）。

本研究将这一类观点称为“‘呵’字同源说”。下面我们讨论这一说法是否成立。

下面举一些西宁方言“[xɔ]”（以下将其记为‘啍’）的用例⁵：

- 1) [ɕjA²¹ ʒ^{w44} xɔ³ pɔ⁴⁴ sɛ²⁴ tʰji²¹ tsɿ³³ lja²¹]
下雨嘛，比赛停止啊。如果下雨就停止比赛。
- 2) [ni⁴⁴ pɿ²⁴ lɛ²¹ xɔ³¹ nɔ⁴⁴ tɕɿ²¹ kɔ³ sɿ²¹ tɕji³³ pɿ²¹ kwā⁴⁴ nA²¹]
你不来嘛，我这个事情不管哪。你要是不来，我就不管这个事情。

有一个发音人用“[xA] (哈)”来表达假设，但同一个发音人有时也用“嘛”，两者完全可以互换，故此“嘛”与“哈”应该是自由变体：

- 3) [tɕɿ^{h21} ljo³ ɿ⁴⁴ fā²¹ xA³ (/xɔ³) nɔ⁴⁴ tɕju³ xwi²¹ tɕɿ^{h33} lja²¹]
吃了午饭哈 (/ 嘛)，我就回去啊。吃了午饭我就回去。

然后，让我们对比元代汉儿言语“呵”的用例：

- 4) 这般呵如果这样的话，是一生的孝道了也。（《孝经直解》）
- 5) 不弃嫌小人呵如果不嫌弃我，是必家裏來。（古本《老乞大》）
- 6) 你哭呵即使你哭，他也不回顧。（《元朝秘史》卷一）

由例句 1-6 可以看出，“嘛”与“呵”出现的句法位置相同，所以这一点无须赘论。但对于两者所表达的语法意义，笔者认为尚有待商榷。在下文中，我将对西宁方言“嘛”和汉儿言语“呵”的语法意义进行简要论述。

二

据笔者调查，西宁方言的“嘛”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主要为“假设”和“时间”。表假设的用例上面已经提到了。此处补充几个表时间的例句：

- 7) [tɕjA²⁴ lɛ²¹ xɔ¹³ ni⁴⁴ tɕjA⁴⁴ ɿ⁴ mɔ²¹ ju¹³]
家来嘛，你家里没有。他来的时候，你没在家。
- 8) [i²¹ lɛ³³ ni⁴⁴ tsu²¹ tsu²⁴ ni⁴⁴ xɔ⁴ tɕjA²⁴ kA²¹ sA²¹ tɕɛ³¹]
夜来你做作业嘛，家干啥者？昨天你写作业的时候，他干什么呢？
- 9) [nɔ⁴⁴ ʃɔ²⁴ tA²¹ ɕqu³³ sA^{~44} njɛ^{~44} tɕɿ²¹ xɔ³ ɕqu²¹ kʰɛ³ fA⁴⁴ ʒ^{w44} ljo³¹]
我上大学三年级嘛，学开法语了。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开始学习法语。

以往相关研究的描述也大都如此。比如，最早描写青海方言语法的程（1980）指出，

“‘呵’（读作[ho]）字，有时表假设，有时表时间”（p. 148）。

李（1987）的研究也说，这个成分

“有‘要是’、‘如果’、‘假使’、‘倘若’的意思”；

“‘哈’（中略）还可以表示时间，说明句中另一动词的行为发生在带‘哈’动词表达的行为将要实现或已经实现的时候”（p.29）。

此外，《西寧方言詞典》（張編纂 1994）对“嗨”的解释是

“表示‘……的時候’，也含有假定的意思”（p. 75）。

而关于元代的“呵”，以往研究一般认为，其主要功能是表“假设”和表“停顿”。比如《汉语大词典》（罗主编1986）的解释如下：

“表示假设语气”；“表示稍作停顿，让人注意下面的话”（p. 1550）。

《元语言词典》（李他 1998）的解释是

“用在句中，表示停顿”；“用在条件复句的前一分句末尾，表示假设”（p. 2）。

《近代汉语词典》（白主编 2015）里也有同样的描述：

“用在句中某些成分或呼语之后，以引起下文”；

“用于复句的前一分句之末，与后一分句构成假设、条件、让步等关系”（p. 4）。

可见，元代的“呵”与西宁方言的“嗨”相比，最重要的差异是一般不表时间这一点⁶。下面我将对“假设”和“时间”这两种意义范畴的关系加以讨论。

三

众所周知，汉语中原本表时间的“时”和“后（後）”都是从时间名词语法化为假设助词的。江（2002）的研究对其动因与具体演变过程进行了探讨，并提及英语的“when”、德语的“wenn”等其他语言里兼有时间、假设意义的成分，指出：

“从时间范畴进入假设范畴，是汉语跟其他一些语言共有的语用认知规律”（p. 291）。

Kuteva et al. (2019) 考察了世界各地 1000 多种语言，收录了 500 多个语法化过程。其中就有“temporal > conditional”的语法化过程（pp. 426-427）。该书列举的事例如：

Hittite: *mān* “when” > “if” Tagalog: *kung* “then” > “if”

Indonesian: *djika* “when” > “if” ; *kalau* “when” > “if” Karok: *=aha.k* “when” > “if”

Dongolese Nubian: *-k* “when” > “if”

Hopper and Traugott (2003) 里也有如下论述：

“it appears that temporals can be the sources of conditionals (中略), not vice versa” (p. 187)。

由此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：

- a. “时间”与“假设”这两个意义范畴在认知上具有一定的邻近性；
- b. 从“时间”到“假设”的语法化过程是人类语言的一般规律。

上面已经提到，西宁方言的“噉”兼有表假设和表时间的功能，汉儿言语的“呵”则没有表时间的功能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如果我们设想西宁方言的“噉”来自汉儿言语的“呵”，就难以解释“噉”的时间用法源自何处了。因为从假设到时间的演变过程不符合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。据此可以推断，西宁方言中表假设的“噉”应该是由表时间的“噉”语法化而来的，和汉儿言语里表假设的“呵”并没有同源关系。本研究认为，它们是来源不同、功能有交叉的两个成分⁷。

四⁸

2015年，蒙古语专家贾晞儒先生在《蒙古语与汉语接触过程中的“有”的消长——元代白话句末“有”字谈起》一文中指出，青海方言里有用在句子末尾的特殊的“有”。同时，他还提出这个成分可能是元代汉儿言语里的句末助词“有”的遗存⁹：

“青海汉话句末的‘有’就是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消亡了的元代白话文句末‘有’的‘存在’” (p. 69)。

本文将这一观点称为“‘有’字同源说”。以下将就这一学说的可信性作一初步讨论。
例句 10、11 为汉儿言语中“有”的用例：

- 10) 哥哥你說的眼是有。(古本《老乞大》)
- 11) 把祖上祭奠呵，不枉了有。《《孝经直解》》

关于汉儿言语的“有”，曾有许多学者都提出过各自的见解。其中，太田（1953）、（1995）提出，用于句末的“有”无实在意义，它的作用几乎相当于标点符号。比较 10、11 和下面的 12、13 可以看出，句末“有”存在与否并不影响句子的含义。所以本文也同意太田先生的看法。

- 12) 主人家哥說的眼是。(古本《老乞大》)
- 13) 把祖先祭祀呵，不枉了。《《孝经直解》》

例句 14、15 是青海方言中的用例（引自贾 2015: 64）：

- 14) 这个事他说了有。
- 15) 他给阿爸说了有，没说的不是。

贾（2015）称，例句14中的“有”表示完成，而例句15中的“有”则表示肯定、判断。然而遗憾的是，贾（2015）并未提出具体的分析过程，我们无法进一步讨论这一分析是否妥当。加之，关于青海方言句末的“有”，除贾先生的文章以外，尚未见到其他相关的第一手研究。因此，由于条件有限，目前我们很难从语言学角度对“有”字的古今用法进行对比研究。在此，我将提出两个“间接证据”，以粗略考察古今“有”字之间是否存在继承关系。

五

第一个间接证据是句末“有”在汉儿言语文献中出现次数的变迁。下图是句末助词“有”在代表性汉儿言语文献中的出现次数：

文献	刊行时期	文献的叶数	句末“有”的出现次数
《孝经直解》	1308年	15	66
古本《老乞大》	14世纪中叶	40	49
《元朝秘史》	14世纪后期~15世纪初	608	7

成书于1308年的《孝经直解》是一部只有15叶的小书，但一共出现66个句末“有”。元末成书的古本《老乞大》里依然多见，共出现49例。而成书于明初的《元朝秘史》的总译里则只见到7个句末“有”。其后，16世纪初成书的《老乞大集览》，里面出现了“元時語必於言終用有字，如語助而實非語助，今俗不用”的记载。可以看出，句末助词“有”呈现出随元朝衰亡而消失的趋势。基于这个趋势我们可以推测，古今两种“有”字之间存在着断绝的情况，有很大可能，它们之间并不具有任何继承关系。

另一个间接证据是，五屯话¹⁰里也有用在句子末尾的“有”这个事实（陈1986）。例如：

16) ŋo ʈɔma hə jv “我是学生。”

我 学生 是 有

17) ŋo ʰaxua ʈndzegə ʂo xui jv “我会讲一点汉语。”

我 汉语 一点儿 说 会 有

五屯话显然不是汉儿言语的后裔，但是句子末尾也出现“有”字。这个事实表明，在经历过语言接触（尤其是与蒙古语族语言接触）的汉语变体里，会产生这样特殊的“有”字¹¹。因此可以认为，汉儿言语和青海方言句末的“有”字一定是分别产生的，不必设想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。

通过以上两种讨论，我们可以推断，青海方言句末的“有”字不是汉儿言语的遗存。

六

最后我想顺便提及一下，要主张青海方言和汉儿言语的同源关系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说明，那就是青海汉族的来源问题。主张“同源说”的学者们一定认为，元代青海地方就有不少汉族，当时他们就用汉儿言语与其他民族交流。但是根据目前的历史研究成果来看，这应该是一种不符合史实的想法。关于青海汉族的来源，秦（2005）认为：

“自秦汉以来内地汉人向甘宁青地区的渗透过程一直没有停止，曾有秦汉、隋唐两次高潮，但在甘宁青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大多数汉族或被同化、或又迁出，尤其经过元末战争，这里以前存在的人口分布的梯度差异更加扩大，人口大幅度下降，以致元明鼎革之际，留居在这一地区的汉族人口不多，史籍中亦稀有汉族在这里活动的记载，尤其今青海一带，在明军进入以前这里几无汉人踪影”（p. 147）。

此外，牟（1996）里也有类似的描述：

“元代这里（即青海—引者注）汉族人口隐而不见。元时这里定居农业户不多，汉族很少”。

可以看出，虽然青海地区自古就有汉族移入，但这一趋势在元代一度断绝了。没有汉族就不可能出现汉语变体，据此可以推断，元代青海地区可能并没有说汉儿言语的人居住。这也是笔者不接受“同源说”的一个论据。

七

基于以上讨论，关于青海方言和汉儿言语的相似性，本研究完全同意祖（2011）的以下解释：

“相似的接觸環境和對象，往往產生近似的語言學後果，因此與其說今天西北接觸方言是元代大都等地‘漢兒言語’的流風遺緒，不如將其視為接觸的類型學後果更為合適”（p. 36）。

现代青海方言与元代汉儿言语都是汉语同蒙古语系语言接触的产物，具有不少共同点，然而，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同源关系是不符合史实的观点。

注

* 本文初稿曾在“Second Symposium on ‘Language Contact in Northern China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’（‘中国北方地区语言接触与汉语历史演变’第二届巴黎研讨会）”（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’Asie orientale [CRLAO] 主办，2023 年 7 月 6-8 日）上作线上报告。会上承蒙 CRLAO 的 Alain Peyraube 教授、Redouane Djamouri 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祖生利教授赐教，特此一并致谢。当然，文中尚存不当之处概由笔者负责。

- 1 元代汉儿言语是“指元代后期在蒙古语（及诸色目人语）影响下形成的流行于大都等北方地区的汉语变体，它是元代蒙古语同北方汉语语言接触的产物，有着显著的蒙古语的干扰特征”（李他 2009: 257）。
- 2 比如，Kawasumi (2018) 指出了以下几项共同点：(1) 以 SOV 为基本词序；(2) 具有后置格标记；(3) 具有类似副动词词尾的成分；(4) 复数标记可用于非指人名词之后；(5) 状语一般先于否定词；(6) 用“有定名词 + 处所词 + ‘有’”格式。
- 3 本文第 1-3 节基于川澄（2014）修改而成。
- 4 虽然刘（1991）并未使用“汉儿言语”一词，但其例句有部分引自《孝经直解》及元代白话碑等汉儿言语文献。可见，刘文所称的“近代白话”也包括汉儿言语在内。

- 5 本文的西宁方言语料均为笔者亲自调查所得。例句后面的小字是普通话译文。
- 6 元代汉儿言语表时间的时候一般用“時”、“時分”、“時節”等词。
- 7 这里补充一个论据。太田（1995）指出，《孝经直解》里的“呵”用来表提示、条件、假设、承接等各种语气，但这些语气不是它本身所具有的，而是随语境派生出来的，其作用相当于标点符号。这一见解也不支持“‘呵’字同源说”，因为“无实在义的‘呵’>表实在义的‘嗨’”的演变过程不符合语言的一般发展规律（即“由实而虚”）。
- 8 第4、5两节是基于川澄（2023）的相关章节修改而成的。
- 9 虽然贾（2015）未使用“汉儿言语”一词，但用于句末的“有”仅见于汉儿言语。据此可以认为，贾（2015）所说的“元代白话”即汉儿言语。
- 10 五屯话是一种以汉语为基础发展而成的语言，受到藏语强烈影响和保安语（蒙古语族语言之一）的部分影响，使用范围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境内。
- 11 敏（2023）也提出了相同的论点。

参 考 文 献

- 白维国主编（2015）《近代汉语词典》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陈乃雄（1986）《关于五屯话》，『アジア・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』31: 33-52.（后收入《陈乃雄论文集》5-48. 呼和浩特：内蒙古教育出版社，1995. 本文利用此版）
- 程祥徽（1980）《青海口语语法散论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80-2: 142-149.
- 川澄哲也（Kawasumi, Tetsuya）（2014）《西宁方言“嗨”与近代汉语“呵”的来源关系再考》，『中国語研究』56: 51-55.
- （2018）“Typology of Language Changes of Chinese Induced by Contacts with Mongolian Languages” *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* (Matsuyama University) 37-2: 53-68.
- （2023）「元代白話および青海方言の句末に現れる『有』について——賈晞儒氏の『同源説』を検討する——」，『九州中国学会報』61: 119-106.
- 都兴宙（1998）《近代汉语的“呵”与“後”》，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1998-1: 101-104.
- Hopper, Paul J. and Elizabeth C. Traugott. (2003) *Grammaticalization*. (Second Edition)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贾晞儒（2015）《蒙古语与汉语接触过程中的“有”的消长——元代白话句末“有”字谈起》，《西部蒙古论坛》2015-1: 61-69.
- 江蓝生（江藍生）（2002）《时间词“时”和“後”的语法化》，《中国语文》2002-4: 291-301.（后收入吴福祥、洪波主编《语法化与语法研究（一）》181-201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3；《近代汉语研究新论（增订本）》1-22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3）
- （2009）《也說“漢兒言語”》，《語言暨語言學》專刊系列之五十: 517-551.（后收入《近代汉语研究新论（增订本）》352-388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3）
- Kuteva, Tania, Bernd Heine, Bo Hong, Haiping Long, Heiko Narrog and Seongha Rhee. (2019) *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*. (Second Edition)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李崇兴、黄树先、邵则遂（1998）《元语言词典》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李崇兴、祖生利、丁勇（2009）《元代汉语语法研究》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李克郁（1987）《青海汉语中的某些阿尔泰语言成分》，《民族语文》1987-3: 27-31.

- 刘勋宁 (1991)《青海西宁话表示假设的语气词[.xo]与近代白话的“呵”》，《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》371-376. 济南：山东教育出版社。（后收入《现代汉语研究》109-114. 北京：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，1998）
- 罗竹风主编 (1986)《汉语大词典》上海：汉语大词典出版社.
- 牟一之 (1996)《青海汉族的来源、变化和发展（下）》，《青海民族研究》1996-3: 5-12.（后收入《牟一之民族历史研究文集》201-209. 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08. 本文利用此版）
- 敏春芳 (2023)《甘青河湟语言区域的共享特征》，《“中国北方地区语言接触与汉语历史演变”第二届巴黎研讨会摘要集》23-24.
- 秦永章 (2005)《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》北京：民族出版社.
- 太田辰夫 (1953)「『老乞大』の言語について」，『中國語學研究会論集』1: 1-14.（后收入『中国語史通考』238-252. 東京：白帝社，1988）
- (1995)「孝經直解釋詞」，『中国語研究』37: 23-38.（后收入太田辰夫、佐藤晴彦編『元版 孝經直解』1-21. 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96）
- 王双成 (2012)《西宁方言的介词类型》，《中国语文》2012-5: 469-478.
- 余志鸿 (1999)《元代汉语假设句的后置标记》，《语文研究》1999-1: 38-42.
- 張成材編纂 (1994)《西寧方言詞典》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.
- 祖生利 (2011)《古本《老乞大》の語言性質》，《歷史語言學研究》4: 17-53.

附志：本研究得到了 JSPS 科研費「中国青海省大通県モンゴル族居住地域の漢語方言調査研究」（负责人：川澄哲也，项目号：21K00515）的资助。